

假
假相
假好
假記
假美
假物
假爭
假名

對票價

家庭小車票 每本十二票四元
大車票 每票七千文
城內車站 南新街本行
城牆邊本行停馬車

出委札。一起納入封筒護口。授給茶房叫他翌日面交育仁。另外各給以十元賞錢。叮囑他明天我們倆裝回面去咧。你等前不要聲張。茶房唯唯而退。當晚一宿無話。翌晨諸兄弟便清早起身。盥漱進朝點。商定入京觀光。便各留一紙銀片於茶房處。叫他緩一刻兒送呈玉帥。那茶房連忙攜着行李送至轅門口。雇着兩輛人力車。兩人坐入車中。好得行李較多。各自隨身攜帶。車夫問明到京津車站去的。便放開兩轎。飛也似的奔至目的地停步。兩人跨下車來。給發車資。車夫將行李搬至結票處。着帆去買票。小谷照料行李結票。一剎那柵門開啓。兩人便上車走入頭等車室中各據一席。只見三三兩兩的旅客。陸續而來。要和搭乘此路火車的。奉命是舉止闊綽的政客。氣概威武的軍官。因是頭等車中。不多一。一回。已見宣告過期。直到汽笛鳴。火車開行了。

治婦女經停乾病及
月事不調服此丹
經化血調經種
百病消除此丹
孕婦忌服否則打胎
因內有探胎散
每瓶大洋壹元
成都經售處
門內人藥房
街衛生藥房
東大街壽春藥房

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

婆遇鬼記

走以觀秋色故，端以佛山，途水與舊硯，譚君相值，遊近，傾蓋談心，但遊客方，披靡肩摩，驚萬狀，遂挽登茶樓，擇坐話舊，盧同七碗，妙緒橫生，時旁有及鬼事者，譚君因道其姨母遇鬼事，語雖不淫，然可助鬼董，因

湖筆而誌之，譚君自言：「歷時已下，審其勢頗危，欲施手，眩神迷，鉗墮地作，姨母伏案，請主，產者即止，事者誰，有無不，產婦，家人會，姨母竭力，

(四)
(儼簡)

第一回 借劇情翻清稗公案 寄幽懷演俠義全書

真是有目無珠呢。那軍漢見有中軍招待，知道來的人定有些手勢，早將方纔的成式，去在一邊，走過來問話道：「敢問將軍與那中軍認識麼？」馬剛應了一聲道：「我和他好像有些面識。」那軍漢見不是頭路，只得搭訕着走了。馬剛立了一回，只見郝廷諤由裏面出來道：「請老爺後堂相見，正說着馬文升已由後面出來，搶步拱手道：「年兄甚風吹得到此，且請後面相識，說着將馬剛向裏面讓。」馬剛入得儀門，二人攜手而行，郝廷諤在後面跟着，馬文升一擺手，郝廷諤止步不隨，同外面去了。二人到了後堂，分賓主坐下，家人獻上茶來。二人暢敘契闊，馬剛先謝了文升援助之情。然後將來京之意說了，馬文升道：「年兄不必煩惱，且在我這裏住幾時，等候個機會，再行出去。豈不是好？」馬剛道：「承年兄之情，如此關要，我是寢饋難忘，但是等候機會，却也很難，即如秦繆復用，當此時，小弟是看顧了，功名利祿，不過是那麽一件事，況且伴食如伴虎，沒甚麼意思，小弟此來，想了又想，意欲同年兄設法，借些款項，在京都開一兩間店，做個安分守己的商民，不知年兄可肯應允麼？」馬文升道：「年兄既被說時，小弟自當竭力維持，但不知年兄欲開什麼店？要多少資本呢？」馬剛道：「沒有別的小弟想開綢緞莊，如是資本少，只得開一兩間紙店，這兩種買賣，京都是最有生意的。」小舅從前未曾考中的時候，常和些買賣人談論，所以這兩宗營業的生意經絡，也還懂得。馬文升大喜道：「既恁地時，小弟這某書人和年兄去籌備。」那資本也不至於恐慌，如是做得好，那幾年月日進款，如是做得不好，年兄也不必

管火標，一齊放出，聲似雷吼，三枝鐵標，不知射向何處，那豹聞聲，更是怒吼，兩爪一揚，口撲到林登身上，前爪搭着肩膀，張口待咬，林登忙抽了烏槍，就勢回那豹的胸腹，搶了進去，恰好那豹的兩隻前爪，掛着林登背後，林登的兩條鐵臂膊，穿豹子兩脅上，突出脊骨，垂垂又死力抱住，那豹子張開血盆似的巨口，來咬林登的頭頸，恰巧林登的頭，頂住豹子的下頰，那豹施展不開，又一聲大吼，提起後爪，來抓林登，林登早將兩腿縮起，夾住那豹的腰跨，兩個相持一陣，都跌倒坡上，那豹子頂下的毛片，甚是滑溜，林登的頭，漸漸滑在一邊，與豹子頸項交叉着，心中又驚又嚇，只得用盡生靈神力，貼胸摟住，不敢鬆手，兩個就在坡上，顛倒打滾，不覺滾落在深草坑裏去，林登已搖札不得，豹子也呼呼的喘氣，歇了一陣，林登忽然計上心來，要咬斷豹子的喉管，但一時又掉不轉頭來，便在頭邊，着力的啃咬，却說蕭方宋洪，同衆人都聽得碎石坡，劈雷響亮，半嚮尚未聽見牛角之聲，衆人好生驚疑，蕭方道：「最是豹子中槍未死而逃，他追蹤趕去了，我們快去看來。」說着，諸衆獵戶都已到齊，吹起火把，大聲喊吶，撲到碎石坡來，蕭方挺着鐵矛，當先大呼：「宋洪執父也！大呼道：兄弟，我來也，賊了！聲，不見答應。」

胎猶未
知爲逆
啓囊取
詎陡覺
不能舉
室人惶
目振仰
。家人曰
問坐應
無之。曰
吾猝攫
速易他
應命去
。應仍如
前。未幾。瞥見少婦掩
入。挈匪婦出。執母意
欲止之。余暗不詎聲。
祇得目送而送。反視床
上。產婦猶倒臥其中。
似不動彈。駭極霍然興
。趨視。則匪婦經但化
矣。比別醫家。告所見
。描摹婦人狀。一鄉人
曰。此蓋周氏二少奶也
。五年前寓此宅。產後
暴亡。此求求代耶。吾
姨母年僅三十。醫藥彈
。以陰。索。彼疾不
能起。坐視他人死亡。
雖冥冥中。有主之蒼然
。積疾在心。兩月來吐
。寢食不寧。余曰。有是
哉。君所主得母類。野人
之語耶。謂君曰。惜子非
黃州。故以爲妄誕。獨不
憐去月。謂君購禍。竊觀
自健。臥吞。姨母遇劫。後
鐵飯依佛。教二證也。予
嘆。乃。甚言教中人。全
益起信。當非無因。格扶。

介意，小弟對於這一層，是不妨事的。馬剛聞言，拱手稱謝，當，馬文升傳命置酒爲馬剛接風，又代他置辦衣服，由頭至足，換了一新，果然人是衣裳，佛是金裝，馬剛這一換，服色陡然容光煥發，氣宇軒昂起來了。文升又令人將內書房收拾收拾，請馬剛在那裏住了，次日又命家人，同馬剛去籌辦一切，先在鬧市處所，找了市房，前後共有四進，房屋甚好，租金却甚便宜，因爲那東和馬文升乃是內親，所以并不較量。自此後，馬剛日夜靜修，找人經理，并在京城各友人處，託他們代找幾名店夥朝奉，以及學徒等人，各莊號都去請了酒，配貨齊全，方纔擇日開市，這綢緞業也是太買賣，京城地方，各省的官員，王親國戚達官貴人的公子，以及內宮的嬪妃太監，誰不是孜孜穿着的主兒，所以這門店開門以後，生意十分興旺，馬剛日夜辛勤，不敢怠惰，頗有盈餘，也是合當有事，那日來了個家人模樣的漢子，說是要辦綢緞，要店裏送綢去看，店夥便將貨物略帶，跟着那漢子送去，只因這一去，竟生了一場大禍，正是：買綢方欲復原氣。那知無因禍又來。

原來那家人不是別家的，正是奸黨羅榮家的。這日因爲要送些慶王的壽禮，特地帶他出來採辦絲綢，那店夥跟着，到了羅府，羅榮見綢匹甚好，便問道：你們是那家字號的？那店夥道：我們是經綸的，羅榮道：你們東家想是南邊人了，姓甚名誰呢？店夥道：咱們東家是冠峯，姓馬，不是南邊人，羅榮道：既不是南邊人，怎麼會這些貨色，帶得十分道地？店夥道：東家雖不是南邊人，管事的却是江南人，所以辦貨真得很是認真呢。羅榮點頭，也不再問，便命家丁送了銀子，跟着店夥去拿綢匹，乃是宮綢四匹，寧緞四匹，杭緞蘇縐等各兩件，絲綢百疋，店夥去後，羅榮忽然想起，這店舖離此不遠，我何不知自去看看，免得拿來，不對又要去換，況且帶去的銀子，是否已數，